



那时我们正年轻

——北京大学历史系系友回忆录

主 编 王春梅 王美秀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教育出版社

那时我们正年轻

——北京大学历史系系友回忆录

王春梅 王美秀 主编

现代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时我们正年轻: 北京大学历史系系友回忆录/王春梅,王美秀主编.—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06.12

ISBN 978-7-80196-424-3

I. 那… II. ①王… ②王… III. 北京大学—校友—回忆录 IV.G649.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6404 号

那时我们正年轻

王春梅 王美秀 主编

出版发行 现代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里 504 号 E 座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http://www.chinamep.com.cn>

电 话 (010)64251036

传 真 (010)64253876

责任编辑 仇正伟

封面设计 周方亚

印 刷 三河市科达彩色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50 1/16

印 张 25.875

字 数 37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96-424-3

定 价 48.00 元

那时我们正年轻

—— 代序

何 芳 川

这是一部关于青春的记忆。

记忆中的青春,酸、甜、苦、辣,却都同母校、母系、红楼、燕园深深地缠绕在一起。年深日久,伴随着年龄渐长,书生老去,才发觉上个星期、上个月的事,常常忘却,而母校、母系、红楼、燕园的青春,那酸、甜、苦、辣的青春,却在脑海中越来越清晰。

于是,每当我们聚会在母校、母系,像一群老小孩儿一样彼此拍拍打打,呼唤着昵称、外号,述说着当年的故事,互相补充着、调侃着,感动着。我们就在那半日一日里,找回了青春,只有我们共同拥有的青春。

于是,每当我们聚会时回忆起老师们的音容笑貌,想到前辈师长们大都走了,看到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老师已经变得龙钟,我们也就在蓦然醒悟中,回到了今天。

燕园的一山一水,未名湖畔的一草一木,都会唤起我们无尽的遐思。可惜,那思绪千缕万缕,到口边笔端却往往无言无字,只化作满腔的感慨。

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文字,自然都是精益求精的感言。其中,有对恩师的感激,对同窗的怀念,对大学时代的留恋,以及对已往岁月的反思。一读之下,令人心潮起伏,久久难平。

诸君写下回忆的也好,未曾动笔的也好,都是北大历史学系的儿女。当年,我们走进母校、母系时,个个多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如今呢?十二点半?下午三点?四点?五点……?无论是几点,我们都把母校、母系对我们的教诲,化作自己的光和热,献给了祖国。

当年,我们以母校、母系为骄傲;如今,母校、母系以我们为自豪。我们对母校、母系,无论有多少种心情,永远都归为一种:赤子之情。

母校、母系的历史,是特别的,因为它是中华民族最高学府的历史学系的历史。在这部青史上,永远镌刻着所有校友、系友的青春,那酸、甜、苦、辣的青春。

是为序。

2006年2月2日

目 录

何芳川	那时我们正年轻(代序)	
郑振香	难忘的大学生活	1
方酉生	母校回忆	7
陈小川	怀念母校	10
徐 如	割舍不断的母校情	18
徐元邦	五十年前的琐事——田野实习发掘杂记	23
萨安娜	忆中国	31
马克珪	下放斋堂村劳动	41
耿引曾	魅力——记商鸿逵、邓广铭先生二三事	48
沈传经	北大七年	53
叶小燕	我在北大学步考古	62
高东陆	难忘的几个小故事	68
张世俊	往事的回忆与随想——北大校园生活拾零	73
周南京	话说“池深王八多”——为北大历史系成立 105 周年而作	79
周雅格	节日礼物伴我一生	86
梁志明	北大历史系——我的人生栈道	87
段静修	斋堂·劳改·记事	93
潘其凤	毕业实习拾零	101
陈 振	师从邓广铭先生学习宋史	106
王治来	忆北大	113
张廷锡	悼念翦伯赞先生	119

陈世基	追寻在北大的日子	121
戴学稷	我与北大历史系	128
宋建国	回忆“向科学进军”的岁月	135
马振举	发奋进取	139
吴永章	悼念史学宗师——我所了解的周一良先生	144
王俯民	回忆翦伯赞、邓广铭先生的教诲	151
俞 源	追思陈翰老	160
吴春年	特殊年代北大学习生活的点滴回忆	166
苏双碧	学生生活杂忆	169
许黎明	几个难于忘却的故事	177
吴融芳	昨天	186
王水湘	《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的编写	192
王恩田	张政烺先生被逐出北大的前前后后	199
王宏志	永远的老师——对北大历史系 老师的一些回忆	205
王一鲁	与翦老共迎新年	212
钱宗范	燕园情思	215
曹灿英	北大杂记	222
韩信夫	深切的怀念	227
刘凤翥	怀念翦老	236
王曾瑜	难忘的五年运动和学习生涯	245
梁学明	难忘的一九五七年	256
杜迺松	燕园忆往	263
高广仁	难忘的 1954~1959	268
梅伟强	从两封尘封了 40 多年的书信引出的回忆 ——我的大学生活片断	276
王晓秋	遨游史海忆师恩	281
阚世洪	难忘燕园读书时	284
惠 东	记劳动课	289

康德文	在北大历史系的几个片断	295
王宜峨	我的北大“情”	302
邵承凡	忆翦老	306
张希贤	当留学生辅导员的片段记忆	311
徐圣选	往事如镜	315
唐 平	幸运年月——我在北大历史系读书的日子	319
张 炜	一叶沧桑,铸就心中永远的北大	328
田勤学	在总理逝世的日子里	336
唐朝安	在北大学习生活	341
张新明	北大历史系学习生活回顾	346
沈镜民	历史系为何没有给江青写“劝进书”的真相	356
朱荫贵	北大生活片断:记我的外国室友阿贝贝	358
宁 欣	二院往事	365
高寿仙	绛帐春风怀雨露——记陈志启、 许大龄二位先生	369
李鸿宾	我在历史系学习的点滴记忆	375
胡 耿	一块冬冷夏热的圣地——记北大图书馆南天 井自习室	384
刘海方	不生于斯长于斯	388
刘 瑜	难忘的岁月	395
桑士光	黄钟大吕声悠悠——回忆北大历史 系主任翦伯赞先生(1952~1968)	399
编后记		408

难忘的大学生活

郑 振 香

我于 1950 年考入北京大学博物馆专修科,该科设有历史组、美术组、自然科学组。1952 年院系调整,博物馆专修科并入北大历史系,自然科学组的同学进入理科各系。在中国的大学中北大是第一个设立考古专业的,其他大学多在历史系开考古学通论课。近代考古学这一新兴学科登上了大学的殿堂。为设立考古专业,发展新中国的考古事业,老一辈考古学家费尽心力,裴文中先生对北大建博物馆专修科就很热情,亲自来授课,带领同学参观考古遗址,对北大设考古专业很关心,20 世纪 50 年代常来北大了解考古专业办学情况。当时办考古专业可说是白手起家,困难是比较多的,但老一辈的考古学家给予了大力支持,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郭宝钧先生亲自来校授课,当时还比较年轻的学者如安志敏、王仲殊先生也热情承担讲课任务。苏秉琦先生兼任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主任,多年主持教研室的工作。近代考古学是从西方引进的,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当时可说只有二三十年,考古学家为数很少,而且分散在各地。在建国初期,也只有北京大学有条件承担这项任务,因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与考古学相关学科的专家如古建筑,以及玉器、瓷器、绘画等各方面的专家,相对集中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单位,有条件请校外专家授课。

原在博物馆专修科学习的同学进入历史系之后,学习了历史系所开的四个阶段的历史课程,那时都是教授讲课,张政烺、余逊、邓广铭、邵循正四位大家,从上古讲到明清。不仅使我们学到了比较系统的历史知识,而且领略了各位大师讲课的风采,他们围绕所讲的重点问题

旁征博引,使我这个初学者逐渐懂得了什么叫学问。成就这样的大家自然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可以说这是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运动潮流下造就的一批新型人才,他们既有深厚的国学底蕴,又学得了先进的治学方法。当时北大历史系各学科的教授阵容不仅在中国是一流的,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无论自己能领略多少,能得到那么多名师的教导都是幸运的。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同学们进取心很强,有较强的求知欲,没有厌学情绪,这与老师高水平的授课密切相关。

院系调整以后一段时间,没有大的政治运动,并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校园里有“才德兼备,体魄健全”的大标语,并将这条标语简化编作斋号,号召青年学子全面发展,成为有用人才,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校党委、团委根据形势的变化,耐心细致地作思想工作,要同学们好好学习,树立远大理想,使同学们倍受鼓舞,图书室里经常座无虚席,学习气氛很浓。而自20世纪50年代初,史学界开展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在当时对这一课题的讨论是必要的,因为过去学历史是按朝代,商灭夏、武王克商等,即所谓改朝换代,在中学时代根本不知道社会发展史,对大学老师也同样是一个新问题。当时只有少数历史学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的。郭沫若可说是新史学的权威,但任何人的认识都会随着新材料的发现,研究水平的提高,修正某些不正确的观点,事实也是如此。郭老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九五四年新版引言》中说:“从今天所有的材料看来,殷代已进入奴隶社会是不成问题的。这已明确地改正了本书的一个大错误——认为殷代为原始公社制的末期”。对早期的见解加以修正是正常现象。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进行讨论是很必要的,当时一般说都学了社会发展史,懂得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即五种生产方式,但具体运用到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却不是简单的事,因此需要通过讨论逐步取得共识,以便推动历史研究,大学讲历史不能不讲社会性质,仍然用老一套是不成的。不仅研究历史的人不能回避社会性质问题,其他凡与历史相关的学科如哲学史、经济史等都要联系一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古代史分期问题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对大多数学者而言也是一个新问

题。因此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必然是全国性的学术论战,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都从自己的研究领域提出对问题的见解,但这次争端不是针对某人或某一派别的批判,而是不同学术见解的争鸣。范文澜先生是西周封建论者,主张西周已进入封建社会。郭沫若主张商周至春秋为奴隶制,1952年发表了《奴隶制时代》,认为农业已成为殷代生产的主流,甲骨文中的“众”是奴隶,是从事生产的主要劳动力,殷代是奴隶社会。郭老论证甲骨文中的“众”是奴隶,是依据西周孝王时的《召(音户)鼎》铭文,铭文中“用众一夫曰益,用臣曰寔、曰𠬪、曰奠,曰:‘用兹四夫,稽首’。”郭老认为稽首在这儿是赔罪的意思。“臣”向来被认为是奴隶,与“臣”同其身份的“众”可见也是奴隶了。

在这一问题的讨论过程中于省吾、胡厚宣先生都曾据甲骨文资料从不同侧面阐述关于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观点。也有些学者论述亚细亚生产方式、古代东方早期奴隶制的观点。

当时在北大历史系讲授古代史的张政烺先生自有他的高见。张先生将罗马人、日尔曼人处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和最高级阶段的氏族社会发展状况与中国的商周——春秋时期进行对比,认为,古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世界上任何民族处在野蛮时代中级阶段和最高级阶段都一样,决谈不到什么“特殊性”,更谈不到什么“早熟性”。在父系家长制家族下照例是有奴隶的。张先生认为甲骨文的‘众’是当时的直接生产者和战士,但不是奴隶,于1951年发表了《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长篇论著,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他的见解。这一时期史学界非常活跃,确有百家争鸣的气氛。而这一涉及面相当广泛的学术讨论,对渴求知识的青年学子无疑有很大的刺激性、启发性,尤其是喜欢中国古代史和商周考古的同学更特别关注问题的讨论。同学们凑到一起时,话题往往是围绕着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展开的,而且总有说不完的话,《光明日报》《历史研究》上发表了相关的文章,也会议论一番,既肯定其所长,也提出不同意见。随着对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同学们的认识也有所提高,从阅读各家的文章,思考哪种见解比较符合中国商周时代的发展状况,同学们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或倾向性。我感到这场争

论不仅活跃了学术气氛，而且对争论的主要问题逐渐取得某些共识。存在的不同见解恰可作为深入研究的课题。对问题的争鸣也培养了青年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联系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进行学习，就比仅在课堂上听课更能启发大家对问题的思考，学的活，印象深。而且某些基本问题，也会促进日后的探索和研究。如对甲骨文中的“众”是否是奴隶？就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证明“众”是奴隶只有《召鼎》一例，是孤证。而《诗经》及其他相关的文献记载，周代的庶人、国人不是奴隶，张政烺先生作了详细论证，是有说服力的。而殷墟铜器铭文中族徽大量存在，显示出氏族纽带没有完全被破坏，而由氏族成员转化为奴隶，可能性不大，所以当时多数同学认为商周是奴隶社会，但从事直接生产的“众”不是奴隶。青年学生只能根据自己学得的基本知识谈一点倾向性，还没有对学术问题进行论证的能力，但问题是提出来了，中国的历史毕竟有自己的特点，这个重要问题必将为学术界所重视，但结论一时难以确定。1954年我们毕业时，这场争论仍在进行中，同学们都要到工作岗位上去了，每个人的工作条件自然是不同的。

1957年前后，由于郑州洛达庙遗址发现了早于郑州二里岗商文化的遗址，引起老一辈考古学家的思考，提出“探索夏文化”的课题，成为新的热点。有些问题一时被淡化了，但并没有被遗忘，而要从考古学上解决某些重要问题，也必须不断积累相关资料，才有可能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发掘商周时代的文化遗址，最容易碰到的就是长方形竖穴小墓，在安阳殷墟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发掘的小型墓数量相当多，这些小墓内一般埋人架一具，有木棺，有几件日用陶器，也有少数有殉人，而用人殉葬被视为奴隶制的标志，比较零散的资料不易说明问题，但经过长期的发掘终于有了突破，这就是自1969~1999年，在安阳孝民屯一带，也称殷墟西区进行的大面积钻探发掘，钻探面积约30万平方米，共钻探出1003座殷代墓葬，发掘939座，内有带墓道的大墓5座，另有车马坑等。由于发掘面积大，可以看出墓葬有分片集中分布的特点，经杨锡璋、杨宝成二同志进行整理分为八个墓区。据报导，墓区间有比较明显的分界，墓葬的方向、葬式和陶器组合都有一定

差别,这些特点是根据同一时期墓葬进行比较所得结果^①。为说明各墓区的具体情况作者选择较有代表性的举例说明。

第八墓区 55 座墓,有 49 座有陶礼器(觚、爵),占 95%;10 座出铜礼器,占 19%;18 座出铜兵器,约占 34%;30 座出货贝,占 65%;出贝百枚以上的 3 座。无随葬品的 2 座,占 3.6%。

第三墓区 305 座墓,有陶礼器的 148 座,占 60%;30 座出铜礼器,约占 10%;56 座出铜兵器,约占 15%;124 座出贝,约占 41%;不见随葬品的 64 座,约占 17.4%。

不同墓区的差别,反映不同墓区墓主人所处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有所不同。

在八十墓区中,除五区外,其他墓区都有铜器出土。其中有铭文的 43 件,有礼器、兵器等,多是一二字的族徽,不同族徽铭文近 20 种。有的墓区有一个为主的铭文,有的铭文见于两个墓区。铭文现象虽然较复杂,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现有资料已提供了重要线索,同一墓中出两件相同铭文的铜器是常见的,而同一铭文出于不同的墓葬内则是值得重视的。其中第八墓区的 M271、M284、M1125 各有一件族徽相同的礼器,M271 为第三期墓,其铜觚上铭文作人持戈形。M284 为第四期墓,位于 M271 的东南方向,铭文作人手持戈盾形,其下有“父乙”二字,父乙应为受祭者,即为祭祀父乙而作。M1125 也为第四期墓,所出爵 1 件,也作手持戈盾形,族徽之上有“父辛”二字,当是为祭祀父辛而作,此铭文报告写作“□”,加盾与否相同。可能加盾是较晚的写法,而加受祭者也为第四期铜器所常见。可以说这个墓区属于一个族中的两代人。从墓的位置也可以看出 M271 早于 M284,因为 M271 在北边,而 M284 在其东南,应是下葬比较晚一些的。“□”见于甲骨文,称为“子□”,一般认为,系武丁之子辈,第八墓区有 55 座墓,其中有铜礼器的约占 19%,出武器的占 34%,所占比例相当大,在八个墓区中有货贝百枚以上的只有 4 座,该墓区占有 3 座,分别为 263 枚、135 枚、350 枚,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 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 年 1 期。

是很突出的。看来该墓地是殷王室某个家族中晚期的墓地。

第七区出有□(共)字铭文的墓有3座,即M152、M93、M907。M93、M152东西并排,均被盗,M907位于第七墓区南区,保存完好,3座墓中出土有铭文铜礼器10件,8件有“共”字铭,有单一“共”字的,也有铭文较多的。值得注意的是M93两件尊上的铭文与M9071件铜片上的铭文有部分内容相同,且二者都有框在铭文之外的“亚”字,应为“亚共”。这3座墓都有武器,M93虽被盗,仍有戈9件、矛5件,M152有戈、矛、铙各1件。“共”字也见于武丁时甲骨文,称“妇共”,据前贤研究,妇某当为武丁配偶。如此“共”族当为殷王室近亲,握有兵权。

殷墟西区大规模族墓地的发现,对认识商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族墓地中的墓主人应是氏族中不同家族的成员,这些为数众多的小型墓葬的墓主人,应该就是甲骨文中的“众”,族墓地是有力证据,他们是农业生产者,也是战士,但绝不是奴隶。这对于研究中国商周时代中国奴隶社会的特点极为重要。

20世纪50年代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产生了深远影响,使相关学科的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研究。对于我个人来说,是由于学生时代所受到的启迪,后来长时期与在安阳殷墟共同工作的同志们,对这一重要问题取得共识。

【作者简介】

郑振香,女,1929年10月生,河北省东光县人。1950~1954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毕业后留校作助教一年。1955~1959年在北大历史学系攻读研究生,方向为商周考古。1959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今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直至1989年退休。其间1959年9月~1962年5月在考古所洛阳队工作,1962年5月后到安阳队工作,从事殷墟发掘与研究。曾主持苗圃北地、大司空村和小屯周围殷代遗址的发掘,并撰写相关的考古报告。

母校回忆

方酉生

收到母校历史系的来信,倍感亲切。原来今年是母校建校 106 周年,历史系建系 105 周年。光阴如箭,岁月流逝,屈指我从 1952 年考入母校历史系,至今已有 50 多年了。回忆在校的情景,历历在目,不能忘怀。

1952 年秋,我以第一志愿,考取全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历史系。我在浙江省立金华中学(浙江省的著名中学)念书时,学校图书资料丰富,给我阅读课外读物带来方便,其中对郭沫若先生的著作特别感兴趣,由于受他的影响,我深深地爱上了历史学,并认为学习历史学是最重要的。

进到北大以后,才真正体会到北京大学就是一个浩瀚无边的知识海洋。学校环境幽美,设备齐全,多方面都是全国第一流的。校长马寅初、副校长江隆基都是全国著名的专家学者。历史系主任是著名的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入学一年后,分专业,我选报考古专业,这在全国是大学创办的第一届考古专业。由于学校的关怀,老师们的谆谆教导,使我从一名大学生,坚定地走上我毕生从事和所热爱的考古事业。

记得当时给我们授课的老师,都是全国最有名的学者教授,如裴文中、贾兰坡、夏鼐、郭宝钧、苏秉琦、宿白、唐兰、徐邦达、林耀华、张政烺、邓广铭、齐思和、杨人楩、张芝联等先生。唐兰先生讲课浙江口音很重,感到亲切,内容生动有趣,经常提到郭(沫若)先生,说明他对郭沫若先生的观点是很注意的。邓广铭先生是著名的宋史专家,他认为岳飞是民族英雄,讲得有理有据,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了学好徐邦达先生教的中国美术史课,学校每星期派车把我们送到故宫博物院去上课,因为许多著名的国画,只能在故宫绘画馆才能看到。此外,还安排

专业技术课,如测量、绘图、照相、陶器修复和拓片等。为了巩固课堂学到的书本知识,还先后安排我们去参观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故宫博物院、山西云冈石窟寺、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寺、郑州商城发掘工地等。第四学年,我们考古专业的同学离开学校到中国科学院(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发掘工地去实习,第一学期是生产实习,地点是西安半坡遗址,由石兴邦先生指导。石先生朴质无华,和蔼可亲,对工作很细心,认真负责。在石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初步掌握了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技术和方法,写出实习报告。第二学期是毕业实习,地点是陕西长安县沣西遗址,由王伯洪先生指导,王先生对我们的实习工作也十分关心,对工地的安全特别注意。记得我挖一个西周废弃的干涸水井,圆形,直径50厘米左右,两侧有供上下的脚窝,仅能容身,因为井内遗物丰富,我只管能挖出好文物,兴趣很大,一个劲的往下挖,至少已有五米多深,这时王先生叫我停下不要挖了,我还觉得不挖到底可惜,他说要注意安全,这才提醒了我,想到万一井壁塌陷,抢救都是来不及的,使我吓出一身冷汗,心里十分感激王先生的关心,在以后长期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中,心里一直牢记“安全”两字。

学校为了活跃学术气氛,除课堂教学之外,还经常邀请一些名人来校作报告。我记得郭沫若先生曾在办公楼礼堂作过一次关于古史分期,即我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问题的学术报告。他的观点是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线是在春秋战国之交,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经过多年长期的田野考古工作,特别是1978年发掘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看到墓中的殉葬人皆有彩棺,甚至连殉狗也有棺材,“曾侯乙”墓属战国早期(公元前433年),说明此时我国已进入封建社会,给残忍的殉人行为披上一层“爱”的外衣。马寅初校长曾请外出访问归来的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作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内容精彩。学校还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部长陈沂作一次报告,讲得很好。此外,还请著名作家丁玲来校作文艺创作方面的报告,请著名诗人艾青、田间作诗的创作报告等。

同时,学校还经常邀请一些文艺团体来校演出。记得梅兰芳剧团

曾来校办公楼礼堂演出,北京市京剧团来校大饭厅演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文工团来校文艺演出等。

学校的社团活动也很活跃,我记得学生的社团组织有诗社、京剧社、北大合唱团等。我喜欢唱歌,参加了北大合唱团。

学校在周末都放电影,记得地点在东操场,五分钱一张门票,中途进场免票,但经常看电影的人不多,只在银幕下面有一小堆观众,整个操场,显得空荡荡的。而图书馆的各个阅览室则灯火辉煌,座无虚席,经常坐得满满的。为了能有座坐,还得提前去抢座。可见当时全校学习风气的浓厚。

回忆在北大学习期间,犹如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中。老师们的言传身教,渊博知识和人格力量,都是自己学习的榜样。总之,北大母校,有一种凝聚力,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她鼓舞我们前进,向科学进军,努力探索科学的奥秘,攀登科学的高峰。

我 1956 年毕业离开母校,至今将近 50 年了。回想自己今天能够在考古事业上做出一点成绩,都是与母校老师们的关怀和辛勤培育分不开的。母校哺育之恩,永远铭记心中。

【 作者简介 】

方酉生,男,1934 年 11 月生,浙江建德人。195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6 年至 1977 年在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77 年至今在武汉大学考古系工作。主要从事中国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史研究。曾任《江汉考古》编委会副主任、常委,湖北省考古学会副秘书长、副理事长,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副主任。现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教授等。出版有关专著 14 部,发表考古论文、发掘简报和报告 180 余篇,并多次获奖。

怀念母校

陈 小 川

一 美丽的校园

我是1952年全国统一招生、院系调整那一年考进北京大学的。该年北大迁址到燕京大学。该校址是非常美丽的园林式校园,周围拥簇着数座袖珍公园,有的是古代庙宇,有的是荷塘莲池,有的是假山花丛,像珍珠一样镶嵌在主体校园周围。校门是典型的中国古典式建筑。红漆的油饰,厅堂间数根粗大圆柱,两边是侧房,门上高悬着“北京大学”的牌匾,这是毛主席亲笔题字的唯一校名。这些景观显示出无与伦比的风采。

步入校门,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偌大的广场,两个高大的华表耸立在面前。物理楼、化学楼、办公楼、图书馆,依次呈现。中西合璧的建筑群令人感到和谐自然。德才兼备四个斋,古色古香,原是学生宿舍,据说学生仅四五百人。校园内的马路,整个被假山林木所掩映覆盖。如果你想穿过南、北阁,去到未名湖畔,趋向水塔旁边,必须辨明路的曲直和走向,否则便会迷失在不同的景观之中。真是曲径通幽。

未名湖和水塔,是北大标志性的景点。如果你站在香山之巅,遥望东方的苍茫大地,隐约茫然中,只有北大的水塔,鹤立鸡群地巍然耸立。特别是夏天,在湖畔柳荫下的石阶上读书纳凉,不时听到鸟鸣——柳岸闻莺也成一景,十分惬意。湖中还养着很多鱼,每天有人投草喂鱼,不时有盈尺大鱼,争相跃出水面,景色十分宜人。特别是一天下午,有一位同学在水边用手捞小鱼,突然一条大黑鱼为了护小鱼,蹿到水边,险些咬了那位同学的手,一时成为笑谈。